

# 遇见

## 芦山花灯

杨青

“说要走、便要行，哪怕山高路不平……”河道旁的龙门镇上，瓦房内飘出“小妹妹”的歌声。歌声清脆，从门缝里、窗棂上使劲钻出，飘向远方。

“小妹妹”叫张桂萍，二十岁出头的年纪，四川芦山龙门镇人。一场场芦山花灯戏演出，让她忙得脚不沾地。不过，再忙，也得准时登台唱戏，这是师父裴体文给她定的规矩。

在芦山，八十五岁的裴体文家喻户晓。他蹒跚了近七十载芦山花灯，还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在张桂萍眼里，这个颇为传奇的老头儿，严格得很。

芦山花灯历史悠久。史料载，北宋时芦山已有“沿门讴俚曲”的盛况，“俚曲”即今日的芦山花灯。表演芦山花灯也叫踩花灯，其传统剧目有上千种，内容涉及婚嫁嫁娶、民风民俗等。

2022年春天，我初次赴龙门镇拜访裴体文。那时他大病初愈，写字、走路皆不便，唯独谈及芦山花灯时眼中放光。半年后，我再赴龙门，那时裴体文已能谈笑风生。他哼了一段《唱起山歌子踩花灯》：“清晨起来望天晴，我打扮打扮上龙门……”唱罢，站起身来。只见他双肩耸立，表情滑稽，在书房内来回踱了几步。刹那间，欢快的气氛弥漫开来。

芦山花灯表演中，除了说、学、逗、唱外，还包含耸、跳、摇等高难度舞蹈动作。因表演者酷似鸭子走路一般一摇一摆，人们称之为“鸭子步”。现在固定下来的丑角和旦角，更是这门艺术的精华。丑角在鼻子上画上白色油彩，谈吐诙谐幽默，俗称“花鼻子”；旦角一副未婚村姑打扮，性格泼辣爽朗，被唤作“么妹子”。表演时，他们一唱一和，令观者叫绝。

这一次登台拜访裴体文，正值张桂萍每周一次的学艺时间。裴体文让张桂萍上来一段。看似表演，实则考试。唱词、步伐、神态，凡有一处不合格，就不能往下教。

张桂萍边跳边唱道：“正月间呀金鸡儿飞过转龙台，三月间呀阳雀儿叫呀叫春来，五月间呀布谷鸟催呀催耕来……”唱词流畅，步伐轻盈、神态到位——过关！裴体文把心放进肚里。

在裴体文的孩童时代，芦山花灯已享誉川西。他常跟在民间艺人身后看戏、学戏，一个成为“花鼻子”的愿望逐渐滋长。初中毕业后，他返乡务农。后来机缘巧合，结识了芦山花灯名家张凤仁。在张凤仁的指导下，裴体文学会了芦山花灯的各色剧目，还掌握了大量民间谚语、故事、山歌等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眼见芦山花灯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，已年过六旬的裴体文痛在心头。子女已经长大成人，裴体文一咬牙，拿出自己的积蓄组建业余乐队，又陆续招收多名弟子苦练本领，以期把这门民间艺术传承下去。

说话间，我的目光移向屋内悬挂的花灯。裴体文从中取下一只让我端详。这是一只鱼形花灯，长约七十厘米，宽约三十厘米，红白相间，“鱼尾”“鱼嘴”“鱼鳍”清晰可见。花灯左右两侧，用篆书写着“芦山花灯”四个大字。

过去，人们白天劳作，看芦山花

灯多是在晚上。艺人们跋山涉水来到演出地点，选定一户院坝宽敞的人家。三五个人站在院坝周围，用竹竿高高挑起盛满灯油的花灯。人们从山乡各处赶来，借着灯光的光亮，一饱口福和眼福。

一年里，人们只要听上那么几回花灯，平凡的生活就有了滋味。以往，每年大年初一到十五，几乎村村踩花灯，家家看花灯，大伙儿乐此不疲。

要学习芦山花灯，头一件事就是学做花灯。选一根表面光滑的慈竹，剖开，劈成篾条，用作花灯骨架。骨架制成，糊上宣纸，阴干后，方可作画题字。反复学习后，张桂萍粗通了制作流程，可绘画、题字的功夫还欠火候。裴体文心里着急，也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磨。

在芦山地界，如今能叫得出名字的花灯艺人已有数十位，爱好者更是不胜枚举。

让晚年的裴体文感到欣慰的，不仅是衣钵得以传承，还有社会各界对芦山花灯投来的期待目光。这几年，县里大力扶持这门民间艺术，又搭建活动平台，利用各种演出契机作推广。日子一久，省里、市里的各大舞台闻讯，纷纷发来邀请，芦山花灯越来越受关注。

还有一件事，让裴体文尤为高兴——每到芦山的中小学校组织学生表演，一个个小小的“花鼻子”“么妹子”就会粉墨登场。部分学校还别出心裁，把简易版的“鸭子步”引入课间操。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，又熟悉了家乡的文化。

唱完几曲，张桂萍还未“下课”，又埋头修改起剧本。时下年轻人喜好新奇，张桂萍一度也想把芦山花灯变个样，却发现，结果成了“四不像”。她静下心来，决定和师父一起努力，从传统里寻答案，在生活中找灵感。经过多次打磨，出炉的新剧乡土味不减，时代气息更浓郁。

离开裴体文家的时候，天地已漆黑一片。车渐行渐远，龙门镇被甩在身后，那段“说要走、便要行，哪怕山高路不平”的芦山花灯唱段，却一直萦绕在耳边……

优势歌，扬中的秧草以旺盛的活力和勃勃生机，体现了乡村独有的美丽和魅力。在扬中，流传着这样一段话：昔日江湖岛，长着小秧草，扬中人民忘不了，它是救命草。如今生态岛，处处秧草，绿色产业少不了，它是致富草。未来扬中岛，秧草是个宝，健康长寿缺不了，它是幸福草。

扬中的游子们在外漂泊的日子里，心底留恋的东西中，一定少不了秧草。那流淌在秧草叶上的，是连绵不断的乡愁。

春天的雨露落在秧草叶上，晶莹剔透的露珠，犹如一个个小小的放大镜，映出点点纯净的嫩绿。微微春风吹来，露珠在秧草叶上流淌荡漾，给人以无限情思。

# 随笔

# 煤河漫记

关仁山

了它最初的使命。河边的柳树、槐树和杨树，目送着煤船远去的背影。时光荏苒，光阴流转。在沧桑的岁月中，这些树木依然迢迢挺立、郁郁葱葱。可是，随着河床淤积，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煤河上连舟楫帆樯也没有了。其实，煤河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在喧嚣中沉寂了，横河卧波九道桥没有了，河水空流，风光不再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出生在煤河边的谷庄村。从小，我就在河边玩耍。河水清澈，鱼虾成群。人们在河边捞鱼捉龟，打水仗，非常热闹。夏日的酷热烘烤着庄稼、房顶和街道。我奔跑着，跳进煤河里游泳。野鸭被惊动，鸣叫着游走了，水鸟、麻雀飞来飞去，鸟叫声响成一片。我们故意把河水弄得哗哗响。夜晚，星光闪烁，蚊子飞舞，即便这样，也是快乐的。冬天来了，大地寒瑟，我喜欢在煤河边看雪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河面上划着冰车，还用冰车拉劈柴，谁知冰车坏了，我偷偷砍了一棵小树用来修冰车，结果被母亲发现，挨了批评。第二年春天，我在河岸上特地补栽了一棵柳树。如今每每想起这些事，心中会生出许多美好的情感。

后来，因为父亲工作调动，我家从谷庄村搬到了唐坊镇，那时我十一岁。唐坊镇也叫“五道桥”，挨着煤河上的第五座桥梁。我在煤河边的唐坊镇完成了初中和高中。当初跟随家人离开谷庄村的时候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煤河了，就跑到煤河边和它告别。其实，我的新家离煤河更近了。我喜欢在河边玩耍，母亲担心我坠河，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候着。河岸上有一座老炮楼，我常常钻进炮楼里看书，记得那本《苦菜花》就是在炮楼里读的。煤河上的风从炮楼的弹孔里吹

来，吹得我手中的书页直响。我听着流水声看书，别有一番感觉。突然，火车鸣笛声响了，我吓得打了个哆嗦，站起来顺着弹孔向远处望去，火车渐渐走远，甩下一缕缕黑烟。我呆呆地望着远去的火车，想象着远方。

我忘不了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唐坊镇在地震中瞬间被毁了。天亮时，我被邻居扒了出来。我没有受伤，可是母亲因为保护我，被砖头砸中了眼睛。我搀扶着受伤的母亲走向煤河，在河边停运的铁轨上搭建防震棚。我们干渴难挨，只能喝了一阵河水的水。至今，我仍然很感激这救命之水。很快，飞机空投救灾食物，有两袋饼干掉进煤河，我们跳到河里捞了上来。这种生死体验，让我对生命有了深层理解。煤河见证了我们的悲伤，也见证了我们的顽强。后来，唐山在废墟上重生。

晨光一点点照亮了大地。春醒了，河岸上的生命重新鲜活，到处绿油油的。小树长高了，在风中轻轻摇曳。如今的煤河边一片欣欣向荣，充满生机。可是谁能想到，煤河两岸曾经是贫穷的土地。改革开放那年，煤河边开始了“联产承包”。农民们披星戴月地劳动，乡镇企业如雨春笋般出现。人们终于富裕了起来。可是煤河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河流一度被污染，河水变得浑浊，河里的鱼消失了，让人心痛。

家乡人对煤河的感情深沉，他们真切地爱着煤河，他们见不得煤河变了样子。2002年春天，丰南区成立了煤河治理指挥部，投资四千万，历时两年完成了煤河治理一期工程。在新时代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，又开始了煤河的综合治理，关停了产生

污染的工厂，拓宽了河道。如今，煤河已是碧水荡漾、鱼翔浅底，岸上花团锦簇，杨柳依依，健身步道曲径通幽，一片旖旎风光。

以文旅为特色的“河头老街”落成了。河头，即煤河的起点。今天的河头老街距离历史上的河头老街不远，复制了曾经的河头老街的民俗民情。仍然叫河头老街，足以说明煤河的影响力，以及当年河头老街的繁华。听说今年春节，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故乡的朋友对我说，回来看看河头老街吧，现在这里热闹了。我看到朋友发来的视频——老街流光溢彩，烟火气十足，游人熙熙攘攘。

今天，与煤河有关的新的故事仍在书写。

我走在煤河边的甬道上，看见鸟群消失在遥远的蓝天里。河岸上，绿草旺盛地生长，开着一片片野花。我在洒满阳光的河边走，看见田野，想起这是母亲挖菜、割麦子、拾棉花走过的路，眼前不禁浮现出母亲蹒跚的身影，眼泪立刻流了下来。父母去世后，我将他们合葬在煤河边的墓园里。我知道，我的一生已远离了这条河。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已经悄悄融入这条河。

阳光渐渐退了下去，煤河迎来了夜晚时分。灯火闪烁，月光皎洁，繁星点点。煤河的夜是如此之美。岸上，是全面振兴进行中的美丽乡村。与煤河一起变化着的，还有沿岸的村庄。随着乡村振兴政策落地，这片热土每天都在发生变化。我沉浸在故乡的河流和村庄新生的喜悦里。

故乡的煤河，已融入家乡人的血脉之中，养育了我们的身体，也浇灌着我们的梦想……



治，中国美术学院藏。

▲中国美院《江南春朝》，作者宋文治

# 《辞海》情缘

黄开林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很爱读书。那时可读的书籍很少，我见到书眼睛就放光。公社武装部长的抽屉里有一本四角号码字典，已经破旧不堪，好多人不会查，我见了如获至宝，研究了半个月终于学会。武装部长见我喜歡，干脆就把字典送给了我。四角号码是把每个汉字分成四个角，每个角确定一个号码，再把所有的字按照四个号码组成的四位数的大小顺序排列。由于有些汉字的四角不易辨认笔形，所以查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。

后来，一位老先生对我说，除了字典、词典，还有《辞海》，那真是包罗万象，什么词都可以查到。好多年后，我才弄明白，《辞海》二字源于陕西汉中的汉代摩崖石刻《石门颂》，取“海纳百川”之意。《辞海》是在中华书局陆费逵主持下于1915年启动编纂的汉语工具书，是兼有字典、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。

调进县城工作后，我到县委党校学习，在图书室见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《辞海》。不过，只有《文学分册》和《语言文字分册》，并不厚实，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借来后，发现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《辞海》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，虽经反复修改，误漏之处仍属难免；因此决定暂以‘未定稿’的名义出版，内部发行，继续征求意见。准备在两三年内，再修订一次，然后正式出版。”可是等了几十年，也未看见正式出版，只好去买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
1982年春，我刚调到县文化馆工作，一次路过书店，看到黑板上有1979年版《辞海》缩印本到店的通告。两年前我预订过这一本。那时营业员知道我爱买书，每周一次的《社科新书目》一来，就送我一份。我在所需书名前打上钩，算作“预订”，书到后营业员会给我留着。我连忙问：“这本多少钱？”“22.2元。不过没有了，刚卖完。”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。我本想这样就算了，可后来和一位朋友聊到此事，他说，你喜欢写作，《辞海》一定会对你有帮助，价钱是贵了点，但物有所值。我便又去了书店。得知，买走这本书的人跑了好几家书店，非常想买这本书。恰巧这几天营业员未见到我，就想着可以联系其它书店调拨，到货后再给我补上。好书谁都想。最后，在我的坚持下，这家书店从其它书店调拨来一本，我买了回来。

1985年，我调到县志办公室担任县

志编辑，《辞海》自然不离手边。到印刷厂校对，这件“宝物”也不离左右。好多不懂的东西，一查都会迎刃而解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爱上了灯谜。我写了几则赏析灯谜的短文，刊登在报纸上，受到读者欢迎。就这样陆续写了几十篇，连载了差不多一年。我能写那么多，并且得到好评，《辞海》功不可没。因为好的耐品的灯谜多用典，短短几个字里隐含有曲折故事。不懂的地方，我就请《辞海》帮忙，所以才能得心应手、底气十足。比如有一则“户户换新符”的佳谜，打一老电影名字，谜底是《两家春》。一查《辞海》，才知典出“桃符”。古时习俗，辞旧迎新之际，用桃木板写神名，悬挂门旁，以之压邪。后来，“桃符”演变为春联。因此，“换新符”与春节有关，而“户户”即“两家”。原来如此。

十年修订一次，已成《辞海》惯例。我对缩印本情有独钟，主要是便于翻检和携带。1989年出版的缩印本，增加的内容多，自然要买一本。1999年版上市时，西安钟楼书店举办活动，可以拿以前的《辞海》以旧换新，我就委托朋友把翻旧了的1979年版拿去换了一本新的。现在想来有些后悔，应该把那本来来之不易的《辞海》留着，一来，今后也许再也买不到，二来，这本《辞海》于我有重要的纪念意义，随手翻翻，会回忆出许多往事。

后来，我的居住地变动，兴趣转移，就没有再去购买《辞海》。可是，一本旧版的《辞海》一直被我带在身边。近些年用得少了，但仍在发挥着作用。前几年，我写了一篇关于家乡特产魔芋的文章，就从《辞海》中查到了魔芋的学名、别名、习性、功效用途等知识。

关注《辞海》出版也成了我的习惯。第七版《辞海》2020年出版。2021年5月，网络版正式上线，这是《辞海》编纂史上的重要突破。2022年1月缩印本出版。

尽管现在有网络搜索，有电子词典，然而遇到重大疑问和重要题材，我还是会查《辞海》。每次查，都有收获。查了，才会放心。

# 杂记

春天的江苏扬州，流青溢绿，花儿芬芳。而这幅五彩斑斓的图画中，尤其引人入胜的，是那遍布乡野的秧草。

秧草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苜蓿，世界各地广泛种植。史书记载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，把苜蓿种子带回中原。多年生或一年生的苜蓿，因耐盐碱，传播能力强，很快遍及各地。

扬中是扬子江中的一片江心绿洲。虽然这片土地始有人烟才六百多年，但种植秧草的历史已有两百多年。空气清新、气候湿润的扬中，非常适合秧草生长。一到水丰草盛的阳春三月，碧绿的秧草茎叶繁茂，青翠浓郁。若是到了四月，秧草开出朵朵金黄色的小花，点缀在绿色田野里，犹如碧玉嵌金，煞是好看。

古时，人们就已开始食用秧草。据说，苏东坡晚年居住常州的那些日子，秧草是他的日常小蔬。秧草还有药用价值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将其列入菜部，“干食益人，可久食，利五脏……”

记得小时候，乡村里家家户户种秧草。乡亲们一茬茬地吃，吃不了就切碎晒干，用大小不一的坛子，把它一层层地叠起来装好。然后慢慢吃，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。

秧草有三瓣倒卵形小叶，故在南京一带被称为“三叶菜”。而在上海，则因为只吃秧草头，又被称为“草头”。扬中人称其为“秧草”，大概是因为扬中农民也把其用作培育水稻秧苗基肥的缘故。

如今，扬中人把茎叶柔嫩的秧草

做成了各式味道鲜美的美食——秧草烧河豚、秧草烧河蚌、清炒秧草、秧草包子、秧草圆子、秧草春卷、秧草菜粥……其中，“秧草烧河豚”久负盛名。每到春天，就会有食客专门赶赴扬中。有人冲着河豚而来，有人因为秧草而至，喜荤者吃河豚，食素者吃秧草，各取所好，只为品尝鲜美。

现在，秧草也成为扬中的一项致富产业。零散种植、大小不一的秧草基地有数百个，总面积达万亩，秧草成为扬中的“绿色名片”。走特色路，唱

优势歌，扬中的秧草以旺盛的活力和勃勃生机，体现了乡村独有的美丽和魅力。在扬中，流传着这样一段话：昔日江湖岛，长着小秧草，扬中人民忘不了，它是救命草。如今生态岛，处处秧草，绿色产业少不了，它是致富草。未来扬中岛，秧草是个宝，健康长寿缺不了，它是幸福草。